

周禮古注集疏

二

六

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五

儀徵劉師培申叔

師氏掌以媯詔王

馬云、師者、教人以事而諭諸德也、又云、媯

道也、告王以善道、通禮引、吉疏

掌以媯詔王者、馬注以媯即美、故云告王善道、馬以本經詔字、

均與此同、又以文王世子師保與此師氏保氏同、故彼云諭德、

亦與此經詔媯義符、互詳敘官疏後鄭此注亦云告王善道、又

蓋引文王世子爲說、馬注故文也、

以二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

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馬云、德行、內外

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至德者、中德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爲道本、教以孝德、使知

逆惡之不可爲也、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師德所不如也、老、

長老、通典吉疏

以三德教國子者、此官所掌三德三行、與大司徒六德六行殊、其以德行爲內外之稱、則兩文

不別、德行爲賢、故太宰以賢得民、互詳大司徒各疏後鄭本釋德行與馬悉同、惟馬注未釋、國子、先鄭諸子掌國子之倅本

周注詩云、國子、謂諸侯之子也、其訓最的、漢書禮下樂具弟也、選云、
是有道德者、而其器用卿張大陳夫士之子也、其訓最的、漢書禮下樂具弟也、選云、
是蓋劉子之入朝周官夕說、即業張大陳夫士之子也、其訓最的、漢書禮下樂具弟也、選云、
欲言子弟駿注補可先鄭知之先以鄭所國本不云士及諸侯者、文之不具弟也、選云、
得子弟尤韋足章證知之先以鄭所國本不云士及諸侯者、文之不具弟也、選云、
士之倅禮記燕子弟得義稱國則子曰庶子官職也、後職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士胥並謂卿有學士夫士諸之國及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師不及士職外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士謂小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國未入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王亦欲稱子受入正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侯、宮欲稱子受入正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夷、爲韋得門入正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說和曰大氏子爲韋得門入正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蓋之至學保已州注國子學職大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大德之氏嗣伯云子此雖大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司覆以國所君者能經學者者通子文大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徒黨爲子教位又子導文分曰名學大舞胥掌本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六持道二均未引同訓之適國曰名學大舞胥掌本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德載本者爲命賈姓諸可庶子學國學者合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莫者不入于侍諸侯考然之以倅又其士子合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重也馬同小王中姬者者以倅然之以倅又其士子合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于孔注具學者中子云也樊也穆互子皆通爲通子王仲詳曰宮尤適文國同子故弟侯致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中子以詳和曰爲後國稱子王諸子曰宮尤適文國同子故弟侯致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故中即疏子國中其其子侯各以支重子同弟侯致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本庸中庸入學司與大之弟孝疏其子乃學言通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經之爲德之樂先子國之弟孝疏其子通謂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及爲德之樂鄭其後年據魯正子之國語乃命魯語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春德秋其均至鄭師之說導訓于公語于宣子又以其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以矣亦詳所說教互蓋訓于公語于宣子又以其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中乎云後教互蓋訓于公語于宣子又以其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德興至疏均明諸于宣子又以其學士夫士學夫士之國子諸侯之文均與古職古及誼鄭侯注、惟大云夫士者、周職語宣子王

無于也序、學位、皆言篇位者曰、祭禮詔大焉、司東記焉、太始故成序于學、學稱論、禮志大說、祭老養則、昭禮令東老、穆士篇大中、然言歲、夏則祀學之詔語也、先于月學之又賢聖令、皆禮春于人西善百東辟序、樂于正戈卿士序、之堂諸堂有之、侯其德東、東羽之祭。先子國藝、子守、與王易闡、然傳保則、始合保則、凡養之樂、養則、遂養、適養、東老、東老、天序、言歲、釋子、禮門、參保、奠至、相氏、先命、發居、老有、遂司、明西、爲門、設行、學北、三事、四門、保南、氏教、稱爾、五秩、文知、更節、王掌、以西、六北、曰侯、曰雅、九侯、曰記、問貴自。

朝然在此路虎門即視學朝內即校路內門即王所寢在門外二矣、又在廣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傅王篇端云虎門即視學朝內即校路內門即王所寢在門外二矣、又在廣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與爲學東學也、學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與盧虎學也、學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傳學、記入同師古之者左、年教八以歲六、而廣韵均二與、學外門、均朝十舊均據路朝三蒐不門士、先鄭以注、以外周禮云本公卿古義大經舊學、盧注又夫近門門外謂內

堂之德也、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之、即辟雍之內、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虎門正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蓋與月令訓同、又詩靈臺孔疏引袁周書劉芳傳、又引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外也、又論駁蔡說云、周置師保也、外室在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袁周禮古注集疏

學子學保傳者所篇漢學書官也復引證之彼云及東學子云少長史知妃以色則入于
之教使學稱所寢南亦不以制度王又子經小雖出學詳甚門學
左爲國之穀云其端四之經門氏必同子傳以古必六朝在司今學大說戴東西南作北
小在子制因左方特古閨所屬人子說書年大據然必門學
學內學靡別閥均閨之教人子學如九學異以漢儒爲異地明則入四年學
在與焉涉稱門均閨之君作學如九學異以漢儒爲異地明則入四年學
郊外耳闡孔有立門應即宮之貴族蒙保入制虎門斯依則入四年學
則學則若其注門居門小不子歲族上之小者學大隱學說所教學
門庫有此門以居門小不子歲族上之小者學大隱學說所教學
闡序大經闡路正之閨學說大必傳弟太學學大隱學說所教學
教迥學後之寢南將地雖學以聞同子均說戴盧學說所教學
學別庠鄭側左者將地雖學以聞同子均說戴盧學說所教學
之乃序法均門即似地未地就之學爲文保大隱學說所教學
地王之義有爲路張有合在外虎即內歲盧外注外八外學非注學
不制官學隙釋門以至虎門此虎門左門十小以舍歲舍入大舊準學
爲注焉記地是居南學于東之虎則之歲學爲即入大舊準學
小又繹注則其正門文東選南左門十小以舍歲舍入大舊準學
學以其云爲義東亦張稱則之歲學爲即入大舊準學
其周義內四其者得衡門與學就十外五入太小小學並爲守
說制似則學西即稱衡門與學就十外五入太小小學並爲守
至大亦設所北周闡東西盧外入太小小學並爲守
誤學以師在二書蓋京北說未傳入大學古明制
其在師保惟門皇王賦稱相足爲大學古明制
以王保以與制門之云、敵、然、解路、蔡、同、從、
大宮所教大蓋

學在王宮左、尤未足、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故書中並詳大司樂各疏、掌國中失之

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疏掌國中失之

弟者、謂以春秋爲教也、晉語、羊舌肸習于春秋、使傳申叔時亦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所以戒勸其心、

語均古以春秋教太子之證也、國子與太子同學、故所以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晉

法也、時孔子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晉

章注云、春秋教太子之證也、國子與太子同學、故所以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晉

秋是春秋之名、起源于楚、與孔子春秋同名、語及韋說、並足證春秋

明杜子駿三統曆云、夫曆春秋者、中得雙聲同意、漢書律歷志

引劉子駿三統曆云、夫曆春秋者、中得雙聲同意、漢書律歷志

傳命曰、民能受天以之福、所謂命也、是以有動十作威儀之則以

定命也、能者養天地之中以之福、所謂命也、是以有動十作威儀之則以

陰中二年萬物之事、以成、以陰陽之生、所定命也、能者養天地之中以之福、所謂命也、是以有動十作威儀之則以

陰中以作事、中厚生成、所以定命也、能者養天地之中以之福、所謂命也、是以有動十作威儀之則以

得失、同中也、據劉賈說、則不春秋適中、是之謂失、故失中時之中正人君取法天地之爲

朝之交、失、疑未可從、司師氏之交、失、疑未可從、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杜子春云、遊當

爲猶、言雖貴猶學

疏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杜以貴遊子弟即上國子以

游爲無官司與杜說異、互詳諸子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

旅王舉則從注

故書舉作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會同喪

紀之事、疏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者、喪紀謂王

義云、王與其事、則親往可知、大宗伯若王不與祭

祀王之所不與、是吉凶之事、王有與有不與、故曰王與則從、其

說深得杜旨、後鄭訓舉爲行、以左傳莊二十七年、諸

侯非民事不舉證之、義亦可通、惟與杜義不合耳、聽治亦如

之疏

下職治亦如之者、聽治即四方聽朝亦即

使

其屬帥四夷之

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外且蹕注

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

讀爲隸、疏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者、即秋官之蠻隸、夷隸、貉隸、閩

借先鄭據外者、即司隸所云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也、此門

及保氏之門也、所居守並與教國說似即上文之虎門、乃外爲門、中門之東南二

主東方、其守營將者衣青操弓執矛、孔注云、載也、各異方、正文

及注、今多說、謂方色之服、兵即五兵、周書王會解周公旦夏及方陣、載爲前、行、六月爲矛陣、引周書云、春爲牡、秋爲牝、陣、弓爲前、前行、秋爲牡、陣、弓爲前、前行、

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持以互證、疑彼文衣青、操弓、惟屬東方、
南則衣赤操戟、西則衣白操劍、北則衣黑操楯、中則衣黃執矛、
今本僅存執可通此經、以隸守王門、當與彼會同之壇同制、服即青赤白黑、
四色兵亦弓戟劍楯諸器也、互詳司兵各疏、詩雲漢毛傳、謂朝
歲凶師氏弛兵、即指王門之守言、云且蹕者、蹕詳宮正疏、謂朝

在野外則守內列疏

朝在外則守內列者、即司厲所云守野爲厲禁也、列厲同字、列猶左傳文元年所

例、凡守有定域、以禁出入者、均爲之厲、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是其義、綜攷經
亦曰、內列均即迥字之假也、互詳山虞各疏、後鄭以內列爲保、
有蕃營在內、與先鄭山虞注義、亦不相背、蓋亦以列即烈也、保

氏掌諫王惡疏

掌諫王惡者、諫詳敍官疏、左傳襄十四年晉師

合、互詳、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敍官疏、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馬注以爲今有重差

夕桀、賈疏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

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馬云、道

六藝、太平御覽、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廣韵四十引、參連剗注襄工藝部

廣韵及六帖射部並引、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作讓、釋文亦云、本作讓、亦云

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

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

賈疏謂馬有夕桀與鄭異少儀疏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

指漢時先師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

已臧琳謂司農注無夕桀二字賈孔詳易反是沈重所據鄭本已涉馬干釋文

已爲夕桀作音又云沈詳易反是沈重所據鄭本已涉馬干釋文

衍此二字與賈本不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

同故今仍宋本之舊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

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踰踰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闕

闕仰仰又釋文云本車馬之容顛顛堂堂疏而養國子以道者說

義合先鄭大司徒注以學藝爲學道訓道與大宰儒以道得民

養與育同義與供養迥別馬注以學道訓道與大宰儒以道得民

尤賈子道經九年歲業凡本道東髮業大疏而養國子以道者說

互爲說大司徒注以學藝爲學道訓道與大宰儒以道得民

平君論道後鄭大司徒注以學藝聯文及大戴符傳作小藝亦與馬同

志篇藝紀後鄭大司徒注引師氏德同、少儀問行術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此學、其與大經不
合也。云同、今不可考、若內則所說教法、別爲一制、亦與
西漢舊說、射詳以周謂鄉射記少白退于參連物、即裏、古攘字、孫詒蓋
亦爲同吉凶軍賓嘉六樂爲雲門六樂池大韶大濩大武、知三本曰
西漢舊說、射詳以周謂鄉射記少白退于參連物、即裏、古攘字、孫詒蓋
讓云詩猗嗟四矢反兮鄭箋云四矢皆得其故處、即所引鳴和
其說是詩也、云云五反兮鄭箋云四矢皆得其故處、即所引鳴和
西漢舊說、和鸞舞、即舞事、蓋交衢亦西漢舊說、和鸞舞、即舞事、蓋
謂象形六書象者、漢書意聲藝轉文志云、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敎之六書、
云五反兮鄭箋云四矢皆得其故處、即所引鳴和
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象形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
識、察而可見、上云下是也、二曰假借、造字之本也、說國子、敎之六書、
日月會意、會意者、比類聲、形聲者、見指事爲名、取譬也、相成、江河是也、四
許劉說歌託類事一、首、同意者、比類聲、形聲者、見指事爲名、取譬也、相成、江河是也、四
方程以御交正本云此經六注、九數也、並與先鄭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說本字、
功米以御交正本云此經六注、九數也、並與先鄭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說本字、
說方程以御交正本云此經六注、九數也、並與先鄭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說本字、
者、蓋差夕以御交正本云此經六注、九數也、並與先鄭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說本字、
說者、蓋差夕以御交正本云此經六注、九數也、並與先鄭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說本字、

其證、故鄭于重差句股、馬于重差夕桀、並云今有、即據佚言之、少儀疏引干注亦云、今有夕桀、與馬注同、是先鄭旁要于。釋九數、並據九章、劉徽九章是矣、亦與先鄭馬干同說、云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賈子道術篇云、容服有義、謂之儀、儀與容同、故別于五禮之外、云乃教之六儀者、左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車馬之容者、容亦頌段詳鄉大夫疏、賈子容經篇云、弼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帥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弼若不還、其視經言經、亦析喪祭軍旅固以猛、喪紀之容、惄然懾者、以外、有坐車立車、兵車三目、則此經車馬之容、又有立容合、四者以坐容跪容、拜容、疑出周漢古籍、賈疏謂先鄭以意所釋、不依經典、其說下、並爲韵語、同舉亦與段云使卜麟賊公于武聞魯世家集解、非也、其說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以屬

守王闔疏

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以屬
師氏職同舉亦與段云使卜麟賊公于武聞魯世家集解

中之門也、左傳二年、共仲使卜麟賊公于武聞魯世家集解、說並與許同、又哀傳引云、宮中之門謂之闔、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闔與宮門、則東南稱門、西稱闔、闔爲保氏所守、亦即闔學所、在詳堂、月令諸引王居明大門、別許賈說闔、闔字並以宮中之門曰闔、與大門者、說文闔宮氏疏、後今東西接門、並與蔡義稍別、其士虞禮人注、各疏。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疏 掌萬民糾

之德者、德即大司徒六德、云勸之朋友者、即大司徒所云朋友有朋友以相輔佐、善則賞其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明朋友有資于糾德也、云正行而強之道藝者、行即大司徒六行、道藝亦即六藝、說文、釋其能、爲鄉大夫所興互爲參驗、說文、觀、誦視也、觀與察同云辨其能而爲賢與能、興賢興鄉大夫所掌、此官復以時巡察鄉里、書其德行道藝、蓋與可任于國事者、吏事古通、即鄉大夫所云興能使治、後鄭以爲任、吏職、蓋古說也、經舉辨能、亥辨賢、文不備、互詳鄉大夫疏、以考鄉里之初宥赦、刻作赦、初宥疏治以詔廢置之、以考鄉里之三赦、三宥、詳彼疏。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疏 掌萬民

衰匿惡過失者、衰詳宮正疏、過詳州長疏、蓋司諫以善導民、此則民惡、猶師氏保氏以詔美諫惡異職也、云而誅讓之者、誅禮教敬之屬、是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禮防禁而救之者、如大司徒祀

義、凡民之有衰惡者二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

役諸司空疏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者、讓即上文誅讓說

罰有以入五刑爲刑、未入于刑者歸于士、是也、有以虧體爲刑、虧財爲刑、蓋具二義、
罰者、司圜職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是也、此文之罰、蓋亦小
舉後鄭以爲撻擊、未知當否、云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
諸司空者、士爲主明刑之官、詳大司徒先鄭注、大司寇云、以嘉
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
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即此衰惡之民也、士加明刑與圜土罷
民之罰同、明刑及嘉石司空、並詳大司寇疏、說文、恥辱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疏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圜土者、大司寇職云、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以
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即此過失之民也、不云加明刑者、文弗
具、圜土詳大司寇疏、圜土大司空二罰、依詩正月毛傳及司圜
先鄭注義、二罰並爲未入于刑、其過失衰惡之別、先師無說、似
過惡州長同、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

命施惠疏

巡國中及郊野者、謂水旱凶札之屬、云
國中四郊、野蓋郊外節

圭前注、以過失爲誤傷害人、蓋以大司寇所云害人、即此過失、又後鄭
大名與司會郊野縣都並用旌節爲說、蔣載康以爲恤凶荒、後鄭
以節爲旌節、據掌節道路用旌節爲說、彼疏及遂人疏、後鄭
前注、以過失爲誤傷害人、即此過失、又後鄭
圭前注、以過失爲誤傷害人、蓋以大司寇所云害人、即此過失、又後鄭

與司刺職所云過失同然大司寇司圜之害依先鄭注義謂爲
百姓所患若與傷害之義不同疑此文過失亦與司刺所云異
義存以俟考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注

馬云難爲相與爲仇也太平
御覽

人事疏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者依馬說難與仇同即典瑞
部和難之難後鄭云難相與爲仇讎襲用馬說和亦龢段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注

鄭司農云以民成

之謂立證佐成其罪也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曰

惠伯成之之屬

疏云凡過而殺傷人者過即司刺過失殺人不坐死是其義傷

詳掌殺戮疏云以民成之者先鄭前說訓成爲定本經成字如

八成邦成之屬均謂成事品式凡成事品式可備證驗者經謂

知之成事故依證驗以訂民罪亦謂之成成與平斷同謂以人民與

知其事者爲證定其是否過失以判罪罰之輕重也詩緜虞芮

質厥成毛傳云質成也成平也又左傳昭十四年邢侯與雍子

爭鄙田久而無成方士聽其成於朝先鄭引以爲說均其義後

說訓成爲和引文七年傳惠伯成之爲說凡左傳行成請

成並與同意下文凡有鬥怒者成之先鄭亦訓爲和後鄭求成

以此人不死前說成其罪爲非不知過失爲三宥之一宥謂末減如

其說亦可也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之外從父

釋文

兄弟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

注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

兄弟主友之讎眠從父兄弟

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

五曲經禮異疏引

疏凡過失殺人蒙上言以此下並是殺人會赦江永謂和皆

解此和難與彼

辟諸海外者說文讎二義略同猶今語所

曆也仇讎也避回也避即辟之正字仇讎

說云父之讎辟二字仇讎二字同猶今語所

其云冕必避對謂殺人之父者使之遠避俾復仇者不得就而報之也

說云君弑不書葬桓經君讎眠則例

贈弔子葬不例引賈穎說云君弑不書葬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則臣子不復讎于義當絕春秋于隱弑不書葬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葬又左乃傳定二年趙穿弑君趙盾未出山而復經書葬桓經君讎眠則例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謂越境內趙穿弑君趙盾未出山而復經書葬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謂外境同後鄭本注其責當絕春秋于隱弑不書葬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謂九州之外東八蠻之南六戎布憲各西五狄故避之四海則與仇者其責深遺子書父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說不說謂異未知當服爲否又本經舊說問有今以青州疏賈疏引鄭志答至孝商云孔公羊說必推之五世者與王之法云云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

說復讎可百盡世定許公慎是謹魯案桓魯公桓九公世爲孫齊孔襄子相定殺莊公與齊會齊于桓夾會古谷春

說云君弑弗與共戴天又杜預春秋釋文